

宋元資治通鑑

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宋元资治通鉴（下）

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责任编辑 刘燕远

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宋元资治通鉴（上、下册）

丛书主编 李 竞

本书整理 吴丰培

出版者 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北京文津街七号）

印刷者 临京古籍印装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日期 一九九六年三月

印数 一—二〇〇

定价 四〇〇元

未经授权 不得翻印

宋元運鑑卷第六十八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八 乙卯一年

高宗九

紹興五年金熙宗寶仍稱天會十三年春正月乙巳朔日食帝在

平江府辛亥召張浚還壬戌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

世屯太平張俊屯建康俊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

軍于外 巳巳金主吳乞買卒兄之孫亶立初粘沒

喝兀术等會朝上京以諸班勃極烈之位久虛請立

太祖之孫合剌金主不得已許之合剌即亶也至是

乞買卒亶立追尊其考豐王繩果爲景宣皇帝妣蒲

察氏爲惠昭皇后又追帝其先祖函普曰始祖烏魯

曰德帝跋海曰安帝綏可曰獻祖烏古迺曰景祖劾

里鉢曰世祖頗刺淑曰肅宗盈哥曰穆宗烏雅束曰

康宗妣皆爲后復定景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二月壬午帝還臨安丙戌以趙鼎張浚爲尚書左

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昉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授勘驗樗獨曰

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趨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

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

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矣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初廣漢人蘇雲卿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

待鄰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

長七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

病披荆畚礫爲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塿皆有法度雖

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

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

速先期輸直夜織履堅韌過革烏人爭質之以饋遠

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

通鑑卷六十八 宋紀 高宗九

經意澆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

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

漕使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

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

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

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園翁運鋤

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銚竹

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

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浹遂扣其

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

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由金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數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且遣使迎伺則扇戶間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捐凡數日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于傳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沓邈不可尋弗力弗早

通鑑卷之八十八

三

予罪曷鍼 丁亥吳玠復泰州玠開虜犯淮南遣吳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撤離喝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已丑建太廟于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溫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于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銖迎神主奉安帝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紇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爲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張致遠
張紇

月丁未胡松年罷 置摠制司命戶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以孟庾提領摠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爲陝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非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因經制之額增析爲摠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 詔諸官田佃人願買者聽佃及三十年以上者減價十之

通鑑卷之八十八

四

二 以張致遠爲戶部侍郎致遠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爲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始自朝廷始額貢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須是慮中典之業可致也 三月乙未張浚視師潭州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楊太滋夢爲害請乘其急討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偕太謀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砦皆驩呼而去於是相率來降 夏四月丁未召解潛還罷諸州鎮撫使先是陳規守德安七年

解潛
陳規
張致遠
張紇
呂頤浩
葉夢得
陳亨伯
楊太
孟庾
章誼

陳規

司馬升

沈珍

賦不敢犯召入朝乞罷鎮撫使帝從之不復除至是

盡罷 壬子封周後柴叔夏為崇義公甲子上皇卒

于金五國城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置不

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其

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

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

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非向泣血遣同使臣

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

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過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

為禾黍改館徒饋于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于

通鑑卷六十一 宋紀 高宗 五

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

心孤臣久繫而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

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金人讀之亦為之墮淚爭

相傳誦俗重忠義不以為罪 是月楊時卒時字中

立南劍人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

靖從彥南劍人初為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

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

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

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嘗與學者論治

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

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

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

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

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

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

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

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

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

內有林甫之奸則外必有稜山之亂內有虛杞之姦

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

通鑑卷六十一 宋紀 高宗 六

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

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

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

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

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

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

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

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

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

其議論醇正類此延平李侗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

李侗

朝廷有過失士大夫不正而

源漢明道
陳希正平
四君所得
其法而不
費計

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畧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
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
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情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
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
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
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支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
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
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
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
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

通鑑卷之八
宋紀高宗九

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
似者至于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
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
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
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
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奉奉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
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
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為衣食之
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
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

足平胸中
有所待於
各節中觀
看後人以
為教法失

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
為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
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日擊而意全也今生二
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
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
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
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
以不肖之身為先生之累哉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
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
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

通鑑卷之八
宋紀高宗九

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之道不在多
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為延平先生
五月辛巳遣忠訓郎何薜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
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
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
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
二帝所在見二帝之而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
息兵者誰與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
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
在劫質所畏在川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

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邪。荀曰。姑爲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荀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効可考矣。況歲月益久。虜情益閎。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蘄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復後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鮮行寅因乞外知邵州。已丑。以孟庾知樞密院事。戊戌。封和州防禦使。瑗爲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爲資

道鑑卷六十一

九

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荐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請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辛丑。命川陝訪求元祐黨人子孫。六月乙巳。班統元。歷常州布衣陳得一所造也。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初。飛奉命討太

而所部皆西比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

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間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倫若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玘。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

通鑑卷六十一

宋紀高宗九

十

留不入。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心腹之托。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就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

江應辰

金胡沙虎

九月乙亥賜禮部進士汪應辰及第第一應辰初
各洋上特改賜今名時年甫十八能推明帝王躬行
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少受知于喻樗既登第知張
九成賢請之于樗往從之游所學益進 冬十月乙
卯除各路制置大使席益四川李綱江西呂頤浩湖
南 張浚還自潭州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荊襄以
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
詔趣歸及至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羣寇就招撫朕
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
一篇帝嘉歎置之坐隅 十一月丙戌命張浚視師
荆襄川陝 是歲金伐蒙古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爲
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
魚皮爲甲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戶胡沙虎將兵擊之

通鑑卷六十八

宋紀

高宗九

三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八

通鑑

通鑑卷六十八

宋紀

高宗九

三

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
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
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
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
壞太技窮赴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
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詣若慰撫之縱
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入日而捷書至潭浚歎曰
岳侯神算也黃誠取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
湖湘悉平初太據洞庭恃其險陸耕水戰樓船十餘
丈官軍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時薛弼爲湖南
通鑑卷六十八 宋紀 高宗九 三
運判謂飛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
可避而不可闢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
與戰遂筏斷江路縈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
直搗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遂用其策決勝
於八日之間先是太自以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
嘗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識云
秋七月壬申朔以仇愈爲沿海制置使 戊寅獎諭
岳飛趙張浚還朝已卯孟庾罷以沈與求兼樞密院
事甲午韓世忠復鎮淮軍 八月己未下詔示章惇
蔡卞詆誣宣仁皇后之罪追貶原官子孫不許在朝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九

明賜進士出身太尉兼按察司提學副使兩室吏禮郎武進薛應旂編纂

長洲 陳陽評閱

宋紀六十九 丙辰一年

高宗十

紹興六年金天會十四年春正月壬午賜宗子伯致名璩為

和州防禦使二月庚子興營田甲寅以折彥質為

書樞密院事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

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

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字堇搏戰扼其吭而

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

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木與劉貌皆引兵至

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勸

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

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

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

以萬計沈與求罷張俊會諸將于鎮江遣張俊

屯盱眙韓世忠屯楚州張俊稱二人可倚大事故

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

人梁氏親織箔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遣以巾幘

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皆厲撫集流散

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三月辛未蠲旱傷州縣

民積欠錢帛租稅詔諸路總領諭民投買戶絕沒

官及江漲沙田海退泥田夏四月甲辰劉豫陷唐

州丙午起復岳飛為京湖宣撫副使飛以母喪扶

櫬還廬山累表乞終制不許五月癸未禁淮南州

縣收額外祿色和直學士院朱震奏謝良佐親傳

道學舉世莫及遭禁錮而後諸子衰替乞特官一子

以奉其祀帝遂以謝克念補右迪功郎六月乙巳

荆地震甲寅張浚撫師淮上遣劉光世屯廬州岳飛

屯襄陽楊沂中屯泗州秋七月癸巳以郭浩為永

興安撫使邵隆知商州聽浩節制經理商虢劉光

世復壽春八月庚子吏部員外郎陳公輔言今日

之禍實由公卿大夫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

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誰肯伏節效義豈非王安

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

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

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

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世龜鑒安石使學者不讀史

漢揚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

曰雄之仕莽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焉道事四
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善避難以存身使公
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
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 癸卯四川都轉運使趙

開罷時吳玠為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
虛一切以軍期趣辦于開開數以饋餉不繼訴于朝
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為之交解乃以席益為制置
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
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優用軍期錢開復訴
于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
通鑑卷之九 宋紀高宗十

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
饋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
然茶鹽推酷奇零絹布之征遂為蜀常賦則開所作
備也益尋以母喪亦去帝問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
修以從子世將對遂以世將為四川安撫制置使世
將在蜀五年號為名帥 監州草場苗亘以賊敗
有詔從縣中書舍人呂本中奏近歲官吏犯賊多至
黥籍然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異時察其非
辜雖欲按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嘗用則紹
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又矣願酌處常罰

張浚奏
拾遺奏
世宗與
通文不
知則不
知之則
也

毋令奸臣得以藉口於後世從之 丁未以秦檜為
行營留守孟庾副之時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
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
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
不足以號召遠近緊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
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乎江帝從之
遂命檜庾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
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溫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
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岳飛遣王貴等
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眾數萬張浚曰飛

通鑑卷之九 宋紀高宗十

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岩必有應者
已而忠義杜梁興等果歸之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
水及偽齊李成孔彥舟連戰皆捷至蔡州克其城
九月丙寅朔帝發臨安 時偽齊屯兵窺唐州岳飛
檄劉豫曰契勘偽齊僭號竊據汴都舊秦臺臣累蒙
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弃君父無天
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為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
其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
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
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既順人意悉

杜梁興
楊再興

通鑑卷之九十九

重光

既不許又無援已付中興於一

金滿盈

諸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
歷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
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
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
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
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脅從
屈于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枯惟務
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袒迎降或願倒戈
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
盡除戎索成川漢條如或執迷不悟其為叛人嗾桀
犬以吠堯晉獯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
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挂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
順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既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
在前各令知悉飛遣王貴童先等攻破之飛因奏進
取中原不許 癸酉帝次平江 壬午岳飛以孤軍
無援還鄂州 冬十月丁酉劉麟劉觀分道寇淮西
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
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
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以開
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

張宗顏

通鑑卷之九十九

利含不利
分惟此時
為然

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
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
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變於是豫
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
犯合肥親率東路兵由紫荊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
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俊楊沂中韓
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
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
為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趣浚
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
功會邊報日急張俊欲弃盱眙劉光世欲舍廬州皆
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
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
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
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
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
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浚浚上言
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
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
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

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警何所持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

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猷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猷率眾犯定遠欲趣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猷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猷恐派軍深入為王師所逼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

通鑑卷之九

宋紀高宗十

七

猷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猷眾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眾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眾大敗橫尸滿野猷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眾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猷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而去時岳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

王德

行師以致日疾至是逾甚及一聞召命即日啓行未至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非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遂賜飛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飛乃還軍金人聞劉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西遼耶律大石歿子夷列勿遣命其后蕭氏權國稱制號感天皇后十二月甲午朔張浚還自鎮江入見請幸建康趙鼎請還臨安戊戌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壬寅趙鼎罷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

通鑑卷之九

宋紀高宗十

八

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侯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備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南固易爾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鼎與浚為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九

程學

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頃首謝 丙午折彥質罷辛亥以張守參知政事 尹焞應召自涪就道為文祭程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帝渡江始召焞左司諫陳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顏淵又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

通鑑卷六十九 宋紀 高宗十

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詔令士大夫之學一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寮所奏可布中外使知朕意時方召焞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于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張浚薦焞拒劉豫之節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說書趣起之

通鑑卷六十九 宋紀 高宗十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

明賜進士前憲矣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 丁巳一年

高宗十一

紹興七年金天會十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移蹕

建康癸未以陳與義叅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

事乙酉以張浚兼樞密使自汴豐改官制樞密院不

置使至是復置 丁亥何鮮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

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

通鑑卷七十 宋紀 高宗十一年

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

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

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

炭願陛下抑淚而起歛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

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

三年之喪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

遐而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誓

殲敵讐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亦

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

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管陝蜀之行

北流諸大
臣忠孝

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非刷此至罪惟爾是屬而

臣終隨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

黜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時帝遇朔望猶

率羣臣遙拜淵聖中丞廖剛言禮有隆殺兄為君則

君之已為君則兄之可也但歲時行家人禮于內庭

從之剛殆深探上意善於逢迎矣 以秦檜為樞密

使 吏部侍郎呂祉奏瑞安知縣李處廉專事貨賂

交結權勢刻程願著述徧遺朝士以干譽近乃犯賊

繫獄遠近傳笑乞榜諸路勿得見影疑形以致程學

從之 二月癸巳朔日食庚子詔以王倫為奉迎梓

宮使如金納幣 三月丁卯以呂祉為兵部尚書參

謀都督府軍事張宗元為參議官辛未帝至建康起

居舍人呂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為恢復事業求

人才卹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

人得以盡情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

江南先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有

恢復之志而無其策邦本未強恐生他患今江南兩

浙科須日繁閭里告病倘有水旱乏絕姦宄竊發未

審朝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勸與師問罪者不可勝

數觀其辭固甚順考其實不可行大抵獻言之人與

朝廷利害絕不相侔言不阿事不濟則脫身而去朝廷施設失當誰任其咎驚鳥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取未有秋毫之實所下詔命已傳賊境使之得以爲備非策也又秦江左形勢如九江鄂渚荆南諸路常宿重兵臨以重臣吳時謂西陵建平圖之藩表願精擇守帥以待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備矣戊寅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已卯遙尊宣和皇后韋氏爲皇太后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已謙和正爲此爾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遙尊爲皇太后甲申劉光世罷光

世在淮西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引疾請解兵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以其兵隸都督府浚因分爲六軍命呂祉往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改圖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祉不可用也浚不從夏四月戊戌修濟建康城池以賊徒田舍及逃田充官莊其沒官田依舊出賣丁未岳飛乞終喪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

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奔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潞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瑗兵隸飛詔飛詰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鄧瓊素不相下一旦假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沂中祝德等耳亦豈能帥此軍哉浚慨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詔不許庚戌張浚累陳岳飛積慮專在併兵奏贖求去意在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論曰宋南渡諸將所可倚以成恢復之功建中興

之業者自岳飛之外蓋不多得豈直奮勇善戰而規爲措置亦自有大過人者秦檜奸臣主和誤國其忌飛也固不容誅矣張浚負一時之望乃亦謂其意在要君此何說哉愚嘗合其殺曲端之事而觀之其心事固未可知而休休有容之量恐亦不能如古之所謂一个臣也

五月張浚薦胡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令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順學是人室而不由戶也夫順於易因理以明象

通鑑卷七十一

宋紀高宗上

五

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入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願與兄顯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安國辭遂與提

舉萬壽觀 六月乙巳沈與求卒與求字必先湖州

德清人與求被遇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帝以其諳練通達克已聽納及卒謚忠敏丙辰岳飛因累詔趣還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復遣還鎮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通鑑卷七十一

宋紀高宗上

本

金誅其尚書左丞高慶裔 秋七月粘沒喝以憂歿初金主吳乞買召粘沒喝爲相以訛里朶代守雲中粘沒喝遂失兵柄蒲盧扇欲挫粘沒喝因其所善高慶裔以賊敗下獄粘沒喝乞免官爲庶人以贖其罪金主不許慶裔臨刑粘沒喝哭與之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有今日蓋慶裔嘗救之反凡粘沒喝之黨連坐者甚衆粘沒喝悲悶絕食縱飲而歿 八月乙未以張俊爲淮西宣撫使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鄺夔副之夔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詔德還建康仍